

糾紛

菡子 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4 •

糾 紛

著 者	蒯 子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號 (上海市康平路八三號)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二 廠 (上海七浦路四七一號)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

書號 (660) [I II 105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
字數 61000 字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½

1954年8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20100 冊

定價 3,400 元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五個短篇集成的小書。前四篇是寫作者工作較久的津浦路以東淮河以南地區的故事，末一篇是上海工廠中發生的事情。在這些故事中放射着共產黨的光輝，一個普通的農婦，一個普通的農家，一個普通的農村幹部，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，他們都在這種光輝的照耀下，爭取到幸福和平的生活，並求得思想上的解放。在『不屈的手指』這一篇傳奇性的故事中，更說明一個受過黨和革命部隊撫育的啞子，也成了人民忠實的使者，傳播着反抗反動統治的火種。

目次

糾紛·····	一
家庭會議·····	二
轉折點上·····	四
不屈的手指·····	五
綜絲事件·····	七

糾紛

一 小來順子的大死了

樓港是一個蹬在幾個小莊子當中的一簇齊的高莊子，住着一門樓。它正在兩山相接，遠望去成一個缺口的邊上，打那莊子的左邊山路進去，就通裏港，這裏港裏面到底是怎麼樣的呢？一眼看總打不到底，往年鬧土匪的時候，那裏面可以時常聽見槍聲，人只要一走近通樓港的栗樹林，再通過樓港左邊的竹園，向裏港的路上伸出腳去，心裏就有點撲通撲通覺乎膽子也小了。

小來順子家也是樓港一門樓家的一個戶口，小來順子三歲就死了他大大，是被土匪嚇死的，可憐他家連小來順子就一共有五個人穿了孝鞋。『死鬼』入土了，來順媽就老捧着小來順子，坑着頭，眼睛上掛燈籠，動不動就噓噓的哭。來順的三個姐姐也陪着躲在一邊淌眼淚，一個好好的人家死了一個當家的男人，就好像用不着起鍋灶，活着也沒有什麼意味了。

過了些時，小來順子他媽才清醒些個，別人勸她說：『來順子的媽媽，人死如燈滅，是活

不轉來的了，你儘哭管什麼用？！來順他大大還給你們留下幾塊地，能苦（勞動），日子總有得過的。小來順子他們姊妹四個就靠你挑他們的擔子了，你想想看，要是你也有個三長四短，叫這些娃子討飯也沒人帶頭，那你就對不起娃子，也對不起你那死鬼。」

來順媽想想她的『死鬼』，想想留下的幾塊地，再看看三歲的小來順子長得怪『排場』，眼睛活龍活龍的，總算是樓家的一條根，也想好好勞動，把小來順子帶到娶媳婦，幾個姑娘料理出門，就對得住『死鬼』，也對得住娃子了。祇是田裏自己長不出糧食來，自己單身人也苦不了，心想搞個合適的夥計，又怕僱不起，又怕沒有一個着着實實肯苦又精明能照顧家事的人，想來想去才想到劉二這個人。

二 僱來的主人

劉二從河南逃荒過來，有頭十年了，過來的時候，還是一個二十大幾的小伙子，正能苦，胳膊和小腿肚上的筋肉鼓鼓的，渾身是力氣，要僱夥計的人家都看中他，都說踏破了鞋子都找不到這樣的好漢。他不說能苦，還有一副好脾氣，手指頭伸在他的嘴裏都不敢咬的老實人，招呼做的生活，只有多做沒有少做，在那一家就把那一家當作自己家裏一樣，只巴望那家多收糧食。自己起早摸黑忙得汗淋淋，從未說過半句不如意的話，本來他就不多講話，只在

高興的時候，哼兩句俚俗調。

小來順子大大死後的午季，劉二就來他家中上了，那是樓漢清的奶奶去和他商議的，說：『劉二，下季你上來順家幹吧，可憐他們寡婦幼子，一窩子的肉老鼠，正待着活命，就缺你這樣一個好夥計，你要能照顧他們，留着那兩三石種的田，把娃子領大了，人家不會忘記你的恩典的。』劉二也沒講工錢，點點頭就答允了。小來順子他也看見過的，一對活龍活龍的眼睛，叫人心裏歡喜他。到那裏都是苦，要把這娃子領大真能不忘情，將來要做衰了，有點小毛病也有個安身處，要茶要水也有人服侍，比那些只買你的力氣，不講什麼情義的老板要強得多。

劉二一到樓家，就忙着把種田的傢具拾當拾當，替耙上添上兩個齒，重新按了兩把鐮刀柄，搓了幾根牛繩，房子也打掃了一遍。他這幾年一直在莊前莊後轉，來順家的田，沒有上工的時候，就塊塊都看過了，早就嘆着氣說過：『可憐這沒有一點毛邊的田，就讓它躺着長荒草了。』

往後，劉二真變成樓家的自家人似的。忙也是他，苦也是他，千斤的重擔，他挑了一大半，日子恁怎樣難過，來順家的田地房產，沒有變賣一點（那幾年賣田的可多着呢！），自己工錢也懶得算了，心裏想：自己總算是一個男子漢，又受了別人的託咐，爲人在世，能讓別人也念着劉二的好處，這名譽就不錯。他忙着一家幾口的糊口糧，另外又苦些錢，替小來順子

大大死下留的債也還清了；一九四〇年大災荒的時候，差一點餓死人，劉二也真是屈心待來順家，把腰裏從前自己幫工積的錢也撈出來買了口糧，一家幾口總算糊過去了，那個不說：『來順家要不虧劉二，恐怕樓港也沒有這戶人家了。』

一九四〇年新政權建立後，土匪毛賊一掃光，年成也還可，靠着兩三石種的底子，能苦能省，生活就望着過好了，把大姑娘二姑娘也料理出了門，每個姑娘都賠了兩套新衣服，少不了還湊點箱子櫃子，喜酒擺得也排場，吹鼓子伊伊拉拉的一吹，來吃酒的人可真熱嘈，劉二也笑開了嘴。

不曉得的人，以為劉二就是樓家當家的。真的，他和當家的有什麼不一樣呢？苦生活是他，撐門戶人情往來也是他，上街買賣東西也是他，樓家的事，大半由他作主，連趕集回來總少不了帶兩個燒餅給小來順子的習慣，也活像是小來順子大大的樣子。大家的心上，也不把劉二看做是小來順家的夥計了。樓漢清家老奶奶老是說：『人家劉二可真是天底下難找的好良心的好人，能苦哪，年青人要學學他，茶飯才不愁哪！』

自然，這個有良心的人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算盤的。

三 曖昧

劉二跟小來順子媽媽他們，自然是在一個大門裏睡覺的，單身男女的事情，真能不料到幾分麼，慢慢的，莊子裏就有人說他們的閒話了。他們自己呢，也就像比人家矮三尺般的總是抗着頭走路，小來順子他媽更是這樣，過了幾個月，就簡直看不見她走出大門邊了。

天哪，你知道她怎麼樣？她已經懷了身子了呀！她少不了要怨恨自己，怨恨劉二，每天擔着一筆心事，三魂掉了二魄似的。

她只要一露面，總覺乎有人手指指戳戳的偷偷地說：『肚子大了呀，作孽的！』或是說：『快活在前頭，吃苦在後頭呀！』一聽到這些，她就在那死重的腿拖得快些走開，又恨不得馬上有個地洞讓她鑽下去。有一趟她坐在門背後趁着門縫的亮光在替小來順子補褲子，忽然看見西頭漢清媽對東頭寡婦說：『要養了，就是不要給二門裏的志清家拿到證據，要不，人命官司總有得出的。』可憐小來順子他媽聽到這些，身上就是一陣發寒，肚子直往下垂，好像娃子就要落地似的難受。

她時常在盤算着娃子總是不能留的，雖然是自己的親骨肉，可是想想不能叫『死鬼』和小來順子丟臉，更害怕的不要叫樓志清給攆出樓港去，『唉唉，天底下人多得很，可是哪個曉得我寡婦的苦處呢？』她想着想着，夜夜做夢也是做着把一個才落地的孩子捏死的事情，可是總有些捨不得，她也就次次哭着醒過來。

那些日子真是過一天比一百年還長。

肚子痛了，她慢慢的搖到房裏去，把門關上，她又在淌眼淚，一頭哼着，一頭哭着訴着說：『可憐我那娃子呀，你這時生，你這時也就要死了，一巴掌大的天你也看不到呀！』

『有事難瞞四鄰』，她這邊肚痛，那邊早有人知道了。正是吃過晚飯一會兒，漢清他媽就跟幾個人蹣手蹣腳的聚在來順他媽的窗戶外瞧着，大家壓住氣一聲不響，就連來順家那隻糙豬也倚在牆拐上垂下了耳朵不動一動。聽見娃子哭了，大家把眼睛睜得骨溜圓的透過窗戶格子望到裏面的地上去，只見來順他媽雙手卡住娃子的頸子一捏，娃子就再也不哭了。

大家都回過頭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啞啞嘴，又都蹣手蹣腳的走散了，大家邊走邊說：『來順他媽可真狠心，下得下手的！』『下不下手又怎樣，娃子總不能留着的。』『要不是怕二門裏的，把娃子弄到半邊點也就算了！』……

不一會，又聽見來順家後門『呀』的一響，劉二抱着死娃子提着大鍬走了出來，他慢慢的走到後面山腳下去，把娃子埋在黃土裏了。

過了一年，來順他媽又生了第二個，娃子是照樣的捏死，別人也還是照樣的議論紛紛。兩下見面的時候，來順他媽總紮個頭巾說不舒泰（不舒服的意思）。漢清媽他們雖說知道她的底細，可不好意思跟她說穿，只是勸她下勁的事少做，少受風寒。

四 樓港的『人王』

爲什麼來順媽他們這樣怕『二門裏的』呢？這怕不是沒有來由，樓志清欺侮孤寡的事情，歷來不少，就拿隔壁漢清他媽講，漢清他大大給他帶出去送了冤枉命，他回來就迫着漢清媽離了漢清這塊親骨肉馬上出嫁，他好從中撈筆錢用，後來還是漢清媽把家裏幾石種賣剩幾斗種，求爹爹拜奶奶說情，才保全母子能團圓，沒有給賣出去。劉二跟來順媽的事情，樓志清自然也知道，幸虧新政權成立了，他才不敢多管閒事，但就是這樣，也早已在話縫裏說過來順媽不該姓樓了。一九四一年的時候，還把跟來順家管牛腿的一條牛一個作主賣掉了，沒有分給來順家一個小錢，就算是給了顏色看，來順媽因爲跟劉二的事情，自認爲有錯落在他眼裏，也就沒敢跟他爭長短。

樓志清打他爺爺起，就是一門的『票把子』，舊政府裏是世代連任的『老甲長』，地方上又是地主李國甫的第一把好幫手。在那土匪世界的時期，他家父子爺孫都是紅半邊天的好佬。在那些時候，樓港這一窩子也活像一個土匪窩，隨便那個莊上的人家，總沒有一家把牛拴在門口的，人都都恨不得打了地洞不漏頭，連看門狗都不敢吡牙，只有樓志清家把撈來的牛馬大搖大擺的拴在門口樹上，有時，真熱嘈得像騾馬市一樣的。一天到晚，人來客往，總

是頭號鍋裏飯，『抖毛子』（雞）一烱半鍋，好一副大排場！樓志清真是出窩就鬧的翻毛鷄子，他十六歲就『幹』上了，一九三八、三九年土匪鬧得最狠的時候，他不過廿二、三歲光景，就公開當了『抗日隊』的大排長，認了山那邊土匪頭謝小五子爲師父，跟這一路的小頭目更是師兄師弟的親暱的了不得，只見他進出總騎個高頭大馬，馬鞭子一晃一晃，盒子槍摔摔的，老遠看見他就要讓在半邊陪着笑臉，他還直楞着眼睛只當沒看見。這幾個莊上年青人的花名冊子都揣在他懷裏，就像抽壯丁一樣的，今天把這個撈去逼着要『幹』，明天把那個撈去逼着扛槍。出得起的還要『自動』帶槍，『人到矮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』，只好乖乖的跟着他，要不忍心幹下去，先得把槍擺下，然後要能跑得妙藏得好，才能保得住腦袋不搬家。

一九三九年這邊到了新四軍，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就建立了民主政權，樓港這一帶就屬張橋區鳳山鄉。政府聽了地方的報告，繳了樓志清的槍，『老甲長』也卸掉了，大家纔算鬆了一口氣。樓志清心裏明白，不出來弄點差事幹幹，他這威風就樹不起來了，可是他能幹什麼呢，農抗工抗，他一門不算，不用說是『豆腐渣子貼門對，黏不上』。還不多久，正巧鄉裏動員上模範隊，一時肯出頭的人少，就讓他『模範』一傢伙，投了個機上上了，還當了分隊長。他這下子可又狠狠的了，開口『模範隊』，閉口『分隊長』，這裏起糧食，那裏起子彈。鄉裏老百姓就連幹部在內向來是給他壓服慣了的，開頭腦子也不十分清楚，大家只好捏着鼻子不

響，本鄉幹部中只有個把外地人單身漢子的不服他，高興把他的『情況』到區裏去反映。區裏也知道他靠不住，一支槍放在他手裏不放心，就把他的分隊長卸掉了；可是也想弄點事給他做，因為知道他『社會關係複雜』，就叫他做『情報工作』，算是讓他也有條路走，那知他得了這枝令箭，自認爲更有糊倒人的本錢了，回到家忙把幾個堂房兄弟喊到面前，哼哼的講：『你們聽着，你們老大現在是區裏的「情報主任」，是「區級幹部」了，你們要混到你們老大這樣就可了。……』弄得他們摸不到他現在到底有多粗多大，鄉裏人聽到，也更弄不清楚他跟民主政府到底是哪個大？！

可是到底因爲這鄉裏有幾個得力的幹部，都住過訓練班，上頭了解這鄉工作開闢最早，經過了幾次減租借糧等等的鬥爭，所有工作就常拿這鄉做樣子，這樣，大家『覺悟』高了，過了一兩年，是能做事的人都出了頭，在羣衆當中，新的人物已慢慢的改換了樓志清的地位，他的『情報主任』早就冷了氣，尤其是一些從前不得不拍他馬屁的人，現在都有了進步，幾次在鄉民大會上掀了他陰謀活動造謠破壞的老底子，他更露出了狐狸尾巴，見不得人。

你別看樓志清就這麼『熊』掉了，他的鬼點子可多呢！方的不來來圓的，硬的不來來軟的，他只要碰到幹部，不論在家門口還是在集上，總是一把槌住，能槌下你的袖口頭子，非要請你喝幾杯，想空心思找新鮮的菜弄給你吃，了不得的闊氣，好在他家有七八石種的底子，夠

使的。他想：『吃人的嘴軟，拿人的手軟』，你還能不承情麼？再說他也知道你只要在他大門裏多跑了兩趟，跟他在集上喝酒回數多了，老百姓就對他打不到底了，也真是的，幹部一黏上他，下面就『反映』死了，都說：『還說幹部沒有私人感情，幹什麼要跟樓志清一路呢？』以後幹部也就離他多遠的不睬他。他看見軍隊政府有『長』字號或當什麼『主任』的住他莊上，總少不了要請到家裏吃飯。一回生，兩回熟，下趟隨便在那裏碰到他就一定一把搥住，請他上飯館，上澡堂，他又生一張靈巧嘴，專迎人家的好。你要說新四軍管勁，他能說新四軍又能生產又能打仗，你要說民主政府不錯，他能說那裏頭的人，又能吃苦又能耐勞，總之他能說得比那好的還要好。因此乍來弄不清楚他的人，還認爲他是『實心耙耙』『開明士紳』呢！跟他交情好了，他就又有了本錢，四處亂吹：『我們現在不也是幹部嗎？我樓志清那一行不如人家，上頭還不是有眼睛的，嗨，我現在就是某某主任放下來，做的是裏頭的工作。』有些幹部上頭消息靈通，知道沒有這回事，一下就拆穿了，大家也就知道他：『褲襠裏插扁擔，自抬自。』

五 糾紛

(一) 禍根

到了一九四四年，來順媽跟劉二又懷了第三個了，這幾年來，鄉裏風氣變了不少，來順媽也覺乎膽子大了一些，快臨盆七八個月的身子，還敢出來做莊稼，看光景這娃子是想留着了。莊前莊後的人也就都議論起娃子該不該留的問題，這風聲傳到幹部耳朵裏，大家也在一起參議過，只是因爲大家懶得管這奶奶們的事，沒有多討論，只曉得捏死小娃子『不夠人權』，就草草招呼村長李宏發，叫他打劉二的招呼，把娃子留着養。

劉二聽到這話，心裏正對勁，他眼看四十歲的人了，也想留後，老來有個依靠，來順媽呢，人心總是肉做的，那個願意把親生的娃子捏死，自然也想留着養。

八月初四晚上，來順媽到了要養的時候，漢清媽他們本想到她房裏去照顧照顧，可是總有些不好意思，還是聚在窗戶外頭瞧看，打肚子痛一直看到她把娃子留下，大家才放心，邊走邊散的說：『這以後就看劉二跟她們怎麼過了。』有些膽小的人，心裏也還想着留下這娃子恐怕要惹事，疑疑惑惑不知到底怎麼收場。

(二) 夜會

『好事多磨』，就在這時候，樓志清他已想好了對付劉二跟來順媽的鬼點子，他對來順家的田地房產早就伸着脖子看中了，看來順家這幾年來向着富裕的樣子，口糧年猪一行不缺，

要是在以前，只要他樓志清『哼』的一聲，包叫劉二來順媽丟下這些給攆出樓港去了。這些田地房產，除了他樓志清還有哪個敢佔？！現在落了這個把柄在他手裏，他還不敲他一敲，『真是拿自己當肉頭玩了。』過了一天，他晚上跑到漢清家後頭牆拐上叫：『漢清，你趕快開後門出來，我有話跟你說！』漢清就披了衣服出去。走到樓志清跟前一看，樓小牛、樓寶銀他們也坐在旁邊棉花田裏，樓志清就說要談談『家務事』，一坐下來，樓志清劈頭就問他們三個：『你們也姓樓？』大家一時給問楞住了，說：『怎麼不姓樓呢？』樓志清就拍着大腿接下去說：『這就對了，可是我們姓樓的爲什麼就讓我們樓家的女人跟姓劉的養娃子呢？我們姓樓的就這麼孬法子，人都死絕了，不能站出來說幾句話，就看着他活活丟我們祖宗八代的臉！』幾個年青人給他這幾句話一激，一時也想不到許多，就覺乎真丟臉，忙着問他該怎麼辦？

這一下樓志清可對勁了，他說第一步要把劉二跟來順媽帶着小娃子攆出樓港，把來順家祖宗牌子擄過來，以後就把留下的兩個娃子一家領一個，兩三石種總夠他們吃的，女娃子大了就是別人家的人，養養就不煩神了。

小牛肚裏有自己的心思，寶銀糊裏糊塗不知好歹，就都應着他，漢清在鄉裏幹了幾年的模範隊分隊長，頭腦到底清楚些，他一頭抓着地裏的土塊，一頭在想：這明明是樓志清想得來順家財產的鬼計，可是想到來順媽丟樓家的臉，也該治一治，一時決不下該怎麼辦？樓志清